



九國志卷之九

南漢

劉洪操



宋

路振撰

洪操字貞度龔第九子洪澤之母弟也幼知書及長有識量大有中封萬王十一年吳權攻交趾皎公羨求救於龔龔欲乘其亂而取之遣大將梁克貞率兵南下龔自護其軍以洪操為靜海軍節度使封交王令統衆趨白藤時吳權已殺公羨而據交趾親率衆來逆戰先於海口多植捷檣悉銳其首以鐵冒之潮水方漲權乘輕船引兵挑戰洪操逐之須臾潮退戰

大國志卷九
一 抄本
艦為捷振所絀士卒皆覆溺死者過半遂擒洪操殺之

劉洪杲

洪杲字日宣龔第十子母南儀謝氏名宜清有寵洪杲十歲封循王好步鬪復便弓馬以膽勇聞諸兄皆尚儒學或勸令讀書洪杲曰我家立功立事皆起馬上獨使我老一經乎龔以兵書教之遂略通義光天初循州賊張遇自稱中天八國王擁眾數萬攻下郡邑洪杲請統眾討賊玠以其尚幼不許洪杲曰兵法尚變不尚齒也因令越王為都統洪杲副之次錢帛館軍士方食賊眾奄至洪杲率親信數百人介甲躍

馬徑入賊中殺數十百人賊為之少却俄而越王領眾繼至與賊大戰自辰及午賊眾益盛圍我師數重矢下如雨軍人多死洪杲矢盡挺劍力戰流血滿袖裨將萬景忻等蒙以大楯翼二王以出賊亦解去洪杲以戰功授桂州觀察使未幾與晉王同謀篡殺應乾初為諸道兵馬副元帥參政事晟初立國中謗議騰沸洪杲請歸罪於劉思潮等晟不從反為思潮等所譖以洪杲謀為亂晟遣思潮傾之一旦洪杲與親信飲酒第中思潮與潭令裡領衛兵排闥而入斬其首以徇

蘇章

九國志卷九
二
抄本
章封州人少事隱為才將性忠厚有勇力從征譚玘
盧琚有功薛王奏署衙內馬步軍都指揮使從隱討
盧延昌於韶州隱率舟師出雙石會天大霧昏瞑如
夜韶人四出以鐵纜繫巨鉤投隱艦中士卒驚撓章
引弓射殺數人以巨斧擊鉤鉤皆斷折纜不能施韶
人乃退翌日進逼其城城上望樓中有人罵隱言頗
穢褻隱慙甚不敢視左右章伏艤樓中引弓射罵者
應弦而斃舟中皆鼓譟時江水暴漲自清遠峽以北
湍瀨尤惡糧運不繼會延昌父光稠自虔州擁兵來
援隱與戰屢敗乃班師韶人以兵襲我後遂捨舟而
徒士卒不成列隱馬斃章以所乘馬授隱因徒行為

後殿韶人不敢逼以功遷封州刺史充左右街使龔
襲位命章典禁衛諸軍白龍中楚人舉舟師來伐圍
封州敗我師於賀江溺死者千人龔乃遣章領神弩
軍三千人戰艦百艘援之章至賀江沈鐵索水中兩
岸設巨輪以挽索築連堤以隱之伏壯士堤中章以
輕艦逆戰佯不利楚人逐之堤中挽輪舉索楚艦不
能進退乃以強弩夾水射之楚人殲焉收戰船百艘
以歸遂解封州之圍以功遷團練使章子五人俱為
中郎將豪俠任氣所為不軌番禺號為五郎將章年
老不能致訓會有告其謀叛者逮捕下獄悉斬之章
以功得不坐慙悻成疾大有十年卒

七國志卷九
三
教詩書閣

吳懷恩

懷恩番禺人事龔為內府局丞性謹愿典宿衛二十餘年未嘗有小過玠襲位遷內常侍玠好宴樂東西兩教坊伶官千餘人常晝夜出入宮中懷恩屢言於玠曰今禁中自有蕭韶府內樂百餘人皆善音律夜宴用此足矣焉用教坊若夜雜入禁中不拘闌籍恐姦人竊發不可不慎玠不聽未幾果為陳道庠所弑歲龔位授宮闈諸衛押番乾和六年加開封府儀同三司西北面招討使與指揮使吳玠領兵侵楚侵冒矢石半歲間取梧桂六州之地以功加濮陽縣公大寶中王師取郴連銀懼以懷恩為桂州團練使令治

戰艦懷恩馭下方嚴臨事精至每舟成必自臨視材有良窳不等及制度疏略不如法者必榜役工役者多怨之又造龍舟十以備銀親征舟成懷恩以綿幕其手徧捫鉤楯匠區彥希在側運斤斬之首墮船中左右皆驚走後數日擒彥希斬於市懷恩治兵嚴整所至輒有功及被害國人憂之

陳道庠

道庠潁川人父璫唐末避亂於封州力絕人隱聞其忠勇召至帳下隨隱入廣州遷雄虎將軍卒道庠幼俊爽起家為虎賁郎翹果有父風大有末給事晉王府龔疾亟命以道庠為元帥府馬步軍都指揮使光

天初張悞起循州大掠郡邑道庠與萬景忻從越王
循王東征遇賊錢帛館賊圍之數重自辰及午我師
殆盡道庠與景忻奮劍大呼殺十餘人賊衆披靡於
是掖二王而出玠既立所為不法疑羣弟圖已每宴
集則令宦官守閣供奉將吏悉露索而後入及晟將
為亂謀於道庠玠好角抵道庠因引多力者劉思潮
等數人習角抵於晉王府中玠聞而悅焉翌日大置
酒長春宮召角抵與諸王觀之至夕玠大醉既罷晟
遣道庠等掖之因拉殺玠血濺寢門左右皆散走晟
立以道庠為功臣領英州刺史出入宮中賞賜優厚
既得志頗誅殺勲舊功臣劉思潮等皆相次被誅道
庠不自安特進鄧仲與瑞有舊嘗遺道庠漢紀問其
意仲咤曰慙獠此書有韓信彭越事審讀之道庠大
懼遂謀亂事未及發而成覺之乃收道庠伸下獄翌
日同斬於市悉夷其族

邵廷瑁

廷瑁循州人幼為黃門給事禁中言論峭直與羣閣
異及長有文武材幹博覽書史尤善騎射玠襲位為
內謁者遷內府局令總宿衛兵軍務嚴整尤重儒士
有自遠方來者廷瑁必先見之為具貲糧而後引薦
多被任用大寶中遷內常侍時銀春秋已長而未知
稼穡荒於游宴人心危懼廷瑁每從容言曰男兒十

五奪父志今宗社安危繫於陛下願加檢慎銀建禹餘宮在城東南六十里山水奇絕銀避暑多往焉廷瑁雅所愛尚因請解兵職願為宮使銀從之而今典兵如故廷瑁以諸戎器不甚犀利弓弩不能及遠甲鎧銷薄不可以禦大敵乃為樣親督工匠造之累言於銀曰中國亂離久矣我先朝乘其間故有南越之地五十年來嶺表無事師之耳目不識旗鼓今中國已有真主陛下未嘗遣一介之使馳咫尺之書珠貝犀象璫瑁翠羽積於內府歲久而不可較陛下未嘗以修聘一旦兵至何以禦之銀懵然不以為慮七年王師克郴州招討使暨彥贊戰死王師乘勝取連州銀始懼乃加廷瑁開府儀同三司東南面招討使以舟師屯沅口王師既退廷瑁循撫將士招輯亡叛境上肅然稱為良將因繕治兵甲親加訓練將復郴連會同列者嫉之投匿名書言廷瑁將圖不軌銀信之遣使賜廷瑁死士卒排軍門爭入對使者哀訴言廷瑁無反狀請加考驗弗許軍民冤痛為立廟于沅口至今祀之

潘崇徹

崇徹南海人事龔為內侍省局丞頗知書有鈐略乾和中晟遣崇徹率兵攻郴州時江南將邊鎬據湖南發兵來援相遇於宜草崇徹令步將康崇保分兵為

兩翼以掩賊江南兵大敗遂克郴州明年潭州節度使王逵率兵五萬來復郴州晟遣崇徹願衆赴之與逵過於壕石逵軍遠來罷乏不成列崇徹登塚而望喜曰此成擒也乃縱兵擊之譚人大敗逵僅以身免桂州吳懷恩為部下所殺遣崇徹代領其衆加西北面招討使歲餘以飛語見疑於鋹遣崇岳來覘其軍戒之曰崇徹果有異志即就誅之崇岳至崇徹知其意悉以所部兵自衛以見崇岳不敢發還以白鋹曰崇徹日夕顧伶官百餘輩並衣錦繡吹玉笛為長夜之飲不恤軍政鋹方怒會崇徹單騎來歸束身請罪鋹釋而不問但奪其兵柄自是常怏怏及王師圍賀州刺史陳守忠告急於鋹召大臣議皆請以崇徹領兵以拒王師崇徹難之辭以目疾鋹怒曰何須崇徹伍彥柔獨無方略耶乃以彥柔代領其衆彥柔至賀州為王師所擒賀州陷鋹憂迫計無所出乃加崇徹內大司馬步軍都統領衆三萬屯賀江會王師徑趨韶州崇徹但擁衆自保不為之援王師度馬徑崇徹請降從鋹歸朝太祖知其事特赦崇徹以為汝州別駕卒

郭崇岳

崇岳番禺人宮媪梁鸞真之養子也幼為閹人以慧黠聞乾和中為內侍監鋹襲位遷內侍中大微宮使

大寶十二年王師來伐都統李承渥以全師出韶陽
為王師所敗振震駭顧諸將無可使者鸞真即薦其
子可用乃以為招討使與大將植廷曉統衆六萬守
馬遙去番禺裁百餘里時王師已過瀧頭翌日入馬
遙去我寨十里游騎據雙女山直瞰我軍頻摩壘批
戰崇岳本無將材所統之衆皆韶英敗卒絕無鬪志
廷曉欲出戰崇岳不從但堅壁自守晝夜禱祠鬼神
而已王師繼至廷曉謂崇岳曰北師乘席卷之勢其
鋒不易當也吾士旅雖衆然皆傷疾舊卒今不驅策
而前將坐受其斃亡無日矣於是領前軍據水而陣
令崇岳殿後禦其奔衝既而王師濟水廷曉力戰而
死崇岳奔入營王師攻之初一夕南風甚厲至是北
風大起王師縱火曉寨崇岳大敗死於亂尸之下

九國志卷之九終

九國志卷之十

宋路振撰

閩

黃仁諷

仁諷建州浦城人少有武幹隸本城為鄉兵以陣敵立功累遷飛捷指揮使福州林仁翰殺連重遇送首於建安迎延政歸王閩中時唐兵壓境不果行遣仁諷護送從子繼昌入守閩中以仁諷為福州在城鎮過使繼昌庸懦無馭下才人心不安會江南兵逼建安將吏知其必破上下思亂仁諷因之遂與李仁達等同謀殺繼昌而自立延政大怒收仁諷妻

子戮於市發兵討之時仁達已推立卓儼明令仁諷為城西門軍帥以扞建兵仁諷知妻子已戮臨敵不顧出入奮擊建軍大敗退而謂繼珣曰忠信仁義士之所守也舍此無以立吾項在建安嘗攻伐今見利忘義不能慎守晚節是不忠也富沙託子於我曾不營救中道而變是無信也與建軍對敵所殺者皆鄉曲故人不仁也棄其妻子使為魚肉是不義也此身十沈九浮旦夕歸地下何面目以見之因拊膺而哭繼珣曰大丈夫殺身殉名何顧妻子且置是事無輕泄也建軍既退左右以其言白仁達翌日擒斬之并殺繼珣

許文稹

文稹泉州同安人少事審知為給使累歷內職昶襲位遷文思院使延義立改金吾使率兵屯臨汀未幾授汀州刺史朱文進竊位以其黨黃紹頗守泉南而臨汀亦叛以應文進留從效殺紹頗以其首送建安文稹懼乃諭郡人歸款於延政加太尉兼侍中為治嚴整賞罰必當吏民畏而愛之江南兵圍建州遣將時厚卿分兵攻汀州文稹率眾拒戰擒厚卿遣歸金陵因上表謝罪及建州陷明年文稹率軍吏赴金陵璟復以為汀州刺史未幾改蘄州召歸授建州刺史周顯德中王師圍壽春潘承祐薦文稹有武幹璟令

九國志卷二
統兵數萬屯紫金山為周師所破擒文稹世宗釋不
誅環割地歸款世宗放文稹歸環以其失律不復用
歸同安坎壈而卒

王仁達

仁達延鈞從子也幼聰悟博覽群書及長魁梧有幾
略善用鐵槊每擐甲持槊上馬馳刺觀者稱其妙延
鈞襲位仁達為樓船指揮使王延稟叛與其子繼雄
領兵攻福州仁達率舟師禦之偽立白幟請降繼雄
登舟與語因刺殺之以首示延稟大慟士卒擾亂遂
擊破其軍擒延稟以獻遷親從都指揮使領台州刺
史性慷慨自以功高又居親衛言事頗肆曾臆延鈞

忌之一日延鈞宴群臣酒酣顧為仁達曰趙高指鹿
為馬以愚二世其理安在仁達對曰秦二世幼冲為
強臣所蔽故有此弊今朝中官吏不滿百人長短美
惡陛下皆見之動息飲咏陛下皆知之敢有蒙蔽聰
明擅作威福召族滅之禍者耶延鈞大慙因賜金帛
以慰之翌日加檢校太傅自是延鈞每醉即欲殺仁
達私謂所親曰仁達多智略當吾之世猶可駕馭觀
其詞氣非幼主臣也後竟誣以叛誅之

楊思恭

思恭建州建陽人少俊爽好學有心計事昶為同安
尉延政聞其名辟為節度巡官襲位遷戶部尚書時

兵革屢興國力空匱命思恭為僕射錄國事增山澤
壠畝之稅魚鹽蔬果皆倍其筭道路側目號揚剥皮
唐兵至建陽延政遣統軍陳望帥眾拒之列寨相屬
斥候甚明唐人不敢逼凡月餘不戰思恭遣使以延
政之命詰責之望對曰江淮間多精兵將帥練習戰
事未可輕敵陛下不以臣不肖舉國中之眾以屬于
臣安危之機在此一決今之曠師非臣之怯也且欲
觀其變為萬全之策耳思恭大怒復遣讓之曰淮兵
侵凌百姓叛逆睡不交睫食不知味且彼之眾不過
數千跋涉山川師無停糧將軍擁眾盈萬兵精馬壯
今乘危投隙與之角戰是以石破卵也若曠日持久
使其營壘堅固芻粟豐備復何望哉將軍受國重恩
宜盡死力立功立事以報萬一江淮惧而自退將軍
無血及之勞何面目見陛下乎望不得已乃引兵渡
水唐人張左右翼以擊我軍大敗溺死者尤眾延政
降思恭遂歸金陵斬於建康市

留從效

從效泉州桃林人少隸本城為衙兵征臨汀以功遷
冗員指揮使朱文進殺延義竊據福州以其黨黃紹
頗為泉州刺史從效與其裨校王忠順董思安謀同
殺紹頗迎立王繼勳為刺史從效自署為平賊統軍
俄而文進率兵來攻從效開城門與戰文進敗走於

是人心悉歸於從效會江南兵已平建州從效遂劫繼勳送于金陵李璟以從效為清原軍節度使發兵屯郡中一日從效謂屯將曰此一方東漸于海與福州世為讎敵南限廣州瘴癘之地人使不通西連鄞水皆援徑鳥道近歲干戈屢動三農廢業冬徵夏斂僅足自贍不煩大軍久駐於此屯將皆不對翌日置酒餞之郊外屯將不得已皆卷旗而去從效遂有漳泉之地李璟不能制累授從效同平章事兼侍中封晉江王從效起自行陳知人疾苦勤儉養民常衣布素涉獵史傳延納名士部內請治吏民愛之王氏有二女嫁為郡人妻從效每給其衣食歲取進士明經謂之秋堂周世宗征淮南從效遣衙將蔡仲興為商人以帛書置革帶中由岳鄂送款內附又請置邸京師世宗以其素附江南恐其非便不許宋朝建隆初上表稱藩李璟遷于洪州從效遣使假道吳越入貢太祖遣使賜詔書以慰之未至而衙校張漢思陳洪進劫從效遷于東亭漢思自稱留後從效疽發背卒

王忠順

忠順泉州人隸本城為鄉軍與從效同殺黃紹願遷為軍校江南兵逼建州黃思安與忠順同領眾赴難延政屯西門數戰不利延政諭之曰孤以不德致寇公等與從效首誅兇党克定泉南踰越巖險以兵未

援見公等之忠赤也今當勉之思安等俯伏對曰臣以必死奉報時城中衆心離散或說以去就之計思安曰吾輩世為王氏臣今視其危而叛去天下皆咎有容我者乎衆感其言遂無叛者翌日城陷忠順力戰死之思安整衆歸泉州追兵不敢逼

黃思安

見前王忠順傳

陳洪進

洪進泉州仙游人少材勇選為州兵留從效殺紹顛遷為指揮使從效將送紹顛首於建安迎延政為閩王群下以道阻賊盛莫有肯行者獨洪進請往時尤溪賊數千衆遮道不得前洪進神氣自若語賊曰朱

福州已為義師所襲殺之矣爾輩更為何人戍乎即持紹顛首示之曰我倍道兼送之建州以嗣君返國爾等無所歸矣賊遂潰散渠帥數人皆聽命因從洪進至建州延政大悅擢洪進為建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及江南克建州延政歸金陵李璟以留從效為清源軍節度使洪進佐之出戰入守十五餘年以功遷統軍使從效卒其子紹鎡使江南未復小子紹鎡留後事月餘吳越遣使來聘紹鎡夜召其使與之宴語洪進疑之乃誣紹鎡謀叛欲以其地入吳越執之送于建康推副使張漢思為留後自為副使漢思老且淳謹事無巨細皆決于洪進漢思諸子患洪進之

專因大宴伏甲府署中將殺洪進酒數行地忽大震屋宇皆傾動甲未及發而同謀者告之洪進遽起去洪進子文顯文顥俱為牙校請以所部兵擊之洪進不許一日洪進置大鑠于袖從子常服安步以入府中漢思方處閣內洪進自外鑠其中門使人叩門謂漢思曰郡中軍吏以公耄荒不能治請洪進知郡事衆情不可遏望以郡印相授漢思錯迕不知所為乃以印與之洪進出召將吏告之曰漢思昏耄不能治事以印見授矣將吏皆賀即日置漢思於別館以兵監守之遣使如江南請命李煜以洪進為清源軍節度使建隆初太祖平李重進于揚州江浙皆納款洪進懼乃遣牙校奉表自稱副使言張漢思請老歸第以已領軍事太祖賜詔書慰諭乾德二年制授平海軍節度使仍鑄印以賜開寶八年江南平洪進遣其子文顥來朝貢因降詔洪進入覲至建州聞太祖崩乃還鎮發哀太宗即位加檢校太師太平興國二年入朝遂獻所管漳泉二州之地願朝請加平章事卒年七十二贈中書令諡曰順

九國志卷之十終

九國志卷之十一

宋路振撰

楚

張佖

佖京兆長安人少通經史咸通初以明經中第累遷
宣州從事秦彥牧宣城陰養亡命將圖江淮而凶暴
多忌不為吏民所信佖慮其害已乃辭疾去職將歸
京師至汝陽值秦宗權阻兵佖往依之宗權與語大
悅署為行軍司馬會宗權叛遣眾四出屢為梁祖所
破佖謂劉建峰曰今天下方亂英豪角逐吾觀秦公
剛鷲猜忍終不能濟大事梁王軍政精明將士悉力

一旦全師奄至吾等無賴矣不如早自為謀建峰孫儒俱從儒殺宗衡自領其衆以佶為行軍號令嚴肅衆皆憚之及破揚行密佶有力焉行密逐趙鏗據宣州儒與建峰領衆西上將討行密建峰謂佶曰今與孫公權全軍為公刷恥於宣州如何佶唯唯謝之於是儒盡焚維陽積聚驅其民人大屯廣德將先平行密而後北渡及圍宣州糧道阻絕士卒大疫反為行密所破佶與建峰率餘衆據湖南推建峰為帥建峰多私狎每飲酒部曲間有長直兵陳瞻者其妻有殊色建峰通之瞻怒以鐵槌置袖中擊殺建峰建峰將吏推佶為帥佶將入府常所乘馬忽蹊嚙不止正中佶髀仆地不能起者久之時殷征蔣勛於邵州佶謂其將吏曰吾非汝主當迎馬公為之於是礮陳瞻於東市遣姚彥章等逆殷及殷至佶乘肩輿入府受其拜謁訖命殷升廳佶即降階率將吏拜賀請代殷攻邵州梁開平中奏授佶朗州永軍節度使累遷檢校太保同平事乾化初移鎮桂林卒於治所子少殷有武略事殷為軍校希範襲位遷永州刺史天福中卒

許德勳

德勳蔡州朗山人少為縣吏好讀書史任氣不羣秦宗權據淮西德勳往依之擢為左軍判官與殷同在帳下有州里之舊情好款洽從孫儒討揚州以德勳

為蹋白都指揮使時淮上饑饉德勳所至必先固困
廩以待儒謂左右曰成吾事者許蹋白也自是軍中
謀議皆得預焉及儒敗於宣城與劉建峰同入湖南
以軍功奏授檢校太傅兼侍中殷代立以德勳為內
外馬步軍都指揮使乾寧四年淮南揚行密遣使來
通好以梁祖擅朝政願與殷為兄弟之國以絕梁殷
欲許之德勳諫曰行密盜據淮甸抗衡中國明公義
修職貢於朝為附庸一旦棄之前功盡廢侘日朝廷
問罪江表以我為同惡即王師先至湖上矣不如拒
絕之乃心王室久長之策也殷從之天復中淮人攻
鄂杜洪求救於朝廷詔發荆湖澧朗兵以援之殷遣

德勳與秦彥暉率舟師東下時荆南成汭知梁祖將
篡曲意事之乃自擁衆乘巨艦直抵夏口為淮人所
敗汭溺死德勳遂與朗州雷彥恭襲破荆南盡俘其
府實及士女伶倫工巧之徒凡數千人以歸天祐二
年又領兵略地荆南還經岳州刺史鄧進忠以城歸
附遷岳州刺史梁開平初淮將冷業寇平江以德勳
為東面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去淮軍五里下營業以
遊騎偵邏晝夜不絕德勳選習水者五十人斬木取
其枝葉戴之各持長刀浮江而下夜犯業營令舉火
為號俄而營中擾亂自相蹂藉火舉德業以勁兵奄
至大敗淮軍斬首千餘級擒業及裨校貳拾餘人以

歸天成中淮將王彥章苗倫等寇岳州舟師萬餘人蔽江而下屯君山側殷遣德勳率艤艫戰艦千艘禦之德勳謂諸將曰淮人遠來掩吾不備今若以全師臨之必懼而遁矣乃潛師屯角子湖偃旗卧鼓夜遣裨將王環以戰艦二百斷楊林浦絕其歸路淮人覺之遲明淮人移軍江口將會荆南兵合攻岳陽德勳選輕艦三百令裨將詹信先襲淮人且行且戰德勳擁艤艫自後而至大戰荆江中淮人大敗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甚衆擒彥章及倫以歸而行密遣使來行成且請二將殷以禮歸之遣德勳餞彥章等德勳謂之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尚在願公此歸勿以湖南為念若須德志當待馬子爭草然後可圖也彥章等媿謝而去是後馬氏諸子果爭立為江南所滅人以德勳為知言天成二年殷建國拜右相卒年七十餘子可瓊

鄧進忠

進忠湘陰人世為土豪兄進思唐中和初為瀏陽鎮將黃巢之亂江湖荒饑進思陰養死士千人以防寇盜會巢弟黃浩領惡少數千剽劫江左號浪宕軍轉入湖外大掠瀏陽進思患之乃與進忠謀率壯士伏山塚間候浩軍半過橫出擊之浩軍大敗前後皆遁走浩僅以身免縣以事聞于州奏授進思嶽州刺史

天復中進思卒進忠襲位天祐二年許德勳襲京南
回出戰艦臨其城進忠遣人獻牛酒開門納德勳大
享將士德勳喻以禍福翌日舉族南歸長沙賜進忠
鞍馬繒帛金銀器令權知衡州軍州事未幾秦授刺
史同光中卒

姚彥章

彥章字繼徽汝南人少倜儻有武畧乾符中黃巢盜
起秦宗權召募豪俊以彥章隸帳下善用鉄槊重百
餘斤每馬上盤辟疾如旋風觀者壯之隨孫儒渡淮
拔廣陵儒死宣城隨劉建峰入河南領廳直軍最被
親信及建峰遇害張佶傷解不能視事佶與彥章首

議迎殷遂遣彥章率所部迎殷于邵州殷初疑之猶
豫未即還彥入白殷曰劉龍驤張行軍與足下同功
一體之人也不幸龍驤有不測之禍行軍以解病廢
是天意人望歸于足下何遽疑也殷釋然遂令彥章
統衆先歸國內既定翌日殷至代立以功遷長直都
指揮使彥章建議平嶺北七州薦李瓊為游奕使挂
州平奏授靜江軍行軍司馬監軍府事遷檢校工部
尚書橫州刺史容南龐巨昭歸款彥章率兵迎之遷
寧遠軍節度副使知容州事殷建國拜左相遷昭順
軍節度使清秦中加兼侍中卒

秦彥暉

彥暉上蔡人宗權之族弟父轍仕郡為牙校彥暉少
 伉勇有知略宗權將敗族人惧禍彥暉請隨族兄宗
 衡討揚州宗衡為儒所害彥暉從儒攻宣州儒敗又
 從劉建峰入湖南為捉生指揮使光化中殷將平嶺
 北以彥暉及李瓊為七州游奕使率兵平桂林虜劉
 士政以功奏遷檢校太保天祐末淮將劉存劉威領
 戰棹攻河南殷以彥暉為在城都指揮使領兵三萬
 以禦之彥暉潛艘艫於上流以待淮人又遣副指揮
 使黃璠分戰棹三百艘潛瀏陽口存以舟師至越隄
 屢戰不利乃遣使送書於殷以請和殷欲許之彥章
 曰淮人多詐將緩我師而為變不可信也使者回以

其言白存時彥暉與存對水為陣存登岸遙呼彥暉
 曰我降矣而公弗許古人有言殺降不祥公豈不為
 子孫計彥暉怒曰賊踞吾城下而不擊奚顧子孫耶
 乃鼓譟齊進淮人遁走黃璠自瀏陽口列戰艦橫絕
 大江合擊之淮人大敗擒劉存至夕劉威以輕舸遁
 去彥暉親戮其裨校百餘人以功奏加檢校太傅開
 平三年領兵攻朗州殺其將區景思擒節度使雷彥
 恭及其宗屬雷彥雄等七人以歸朗州平遷道州刺
 史乾化中代歸卒

王環

環許州人少隸忠武軍秦宗權據淮西以環有勇力

召置帳下後與劉建峰從孫儒渡淮儒死宣城又隨建峰入湖南為捉生指揮使剽略郡邑先登陷陣衆推其果毅建峰死殷代立遷水軍都指揮使略地上高擒淮將劉靖奏授檢校司徒貞明初徙岳州刺史許德勳以舟師巡境上夜中南風暴起環乘風鼓棹直抵齊安城中纜四鼓矣環挂繩梯登城殺守卒十餘人引戰士直入州廨擒刺史馬勸遲明城中驚擾德勳乃驅其官屬將吏寘入舟中大掠而歸至纜口德勳謂環曰鄂人其邀我乎環曰我師入黃州而鄂人不覺今奄至城下迅雷不及掩耳當自救無暇安能邀我乃展旗鳴鼓成列而行鄂人不敢出至岳陽以所俘獻殷大喜奏以環領黃州刺史天成初史光獻自京師還為荆南高季昌所執奪明宗所賜名馬妓女殷遣環與袁詮詹信率戰艦三百艘討之大略於境上季昌遣將屯劉郎泚環進兵擊破之奪戰艦百餘艘遂逼荆渚季昌懼請和取光憲以歸殷建國以環為左六軍副使長興二年卒環善治舟師能以寡擊衆布衣糲食與士卒同甘苦每戰罷必盡索傷者扶至帳前手自療治之鍼鈎鈴夾名膏上藥常置坐右殷每部分諸將使之出征士卒得隸環麾下者咸相賀曰吾輩不畏死但獲居王六軍隊伍中足矣其為士卒所愛如此

王贊

贊事希範為衡山指揮使時十五餘年境內無事但以所部營飾宮室剏修佛廟而已贊求自試乃以為岳州刺史乾祐中希萼率兵攻湖南希廣以贊為都部署率衆禦之敗朗軍於僕射洲奪戰艦三百艘希萼奔歸武陵密遣人以珍幣通好于贊贊拒而不答三年希萼復大舉兵攻長沙路由岳陽贊堅壁自守希萼不敢逼遣人謂贊曰比約與君同好今何異心也贊曰大王兄弟尚不相容何責將吏之異心也願大王入長沙無傷同氣臣守岳陽敢不盡臣節希萼感其言及篡位奏授贊永州防禦使淮將邊鎬據湖南有占者云王氏繼馬氏時議以贊有世功當應其識鎬白於李璟乃授贊鎮南軍節度使賜襲衣巾帶以毒冥巾帽中未幾贊腦裂而卒

李瓊

瓊蔡州汝陽人少以翹勇選隸秦宗權帳下後隨孫儒渡淮儒敗又從劉建峰入湖南為親從都裨校殷代立遷本軍指揮使時湖外初霸土宇未廣議者復請規取嶺北七州之地乃命瓊與秦彥暉為七州遊奕使張國英李唐為之副兵克永道郴連四州因水陸齊進屯全義嶺時桂州劉士政遣副使陳可璠營嶺下指揮使王建武營秦城以拒我師彥暉三戰不利

會全義民請為鄉導瓊詰之對曰此去西南有古路背巖關抵秦棗五十里雖生荆棘可通單騎乃白彥輝請以步卒三百騎兵六十以巨槊長劍銜枚夜襲秦城至建武營纔三鼓矣時營中士卒不虞我師之至皆熟寢令騎兵分布柵外自以牛革蒙柵門踰入士卒隨之營中亂自相蹂躪斬首百餘級衆遁走擒建武而歸遲明至大寨係建武以素練示可璠營中可璠不知我師已破秦城寨猶鼓譟未信乃斬建武投首營中士卒震駭彥輝因其驚擾以全軍擊破之擒可璠降其將吏二千餘人欲部送歸湖南瓊曰我以七千人討桂林若分兵以送降者前有大敵何以當之此敗軍烏雜其心不一不如殺之以全軍直趨桂林此席卷之勢也於是盡坑降兵自秦城以南猶有二十餘柵皆迎風而潰瓊以先鋒兵躡之比至桂林殺戮萬計遂圍其城九日而士政降彥輝班師殷以瓊為桂州刺史令經略嶺南遂襲容州降龐巨昭明年又與呂師周克韶賀梧三州瓊魁岸多力每食肉十餘斤踞案大嚼眈眈然軍中號曰李大蟲先是桂林兒童聚戲衢路中忽相驚走曰大蟲來大蟲來至是果應瓊治桂林三年招納逋遁法令寬簡吏民便之開平中卒于治所年六十八

呂師周

師周廣林人吳將蒙之裔孫也父珂少以勇敢隸楊行密帳下累戰有功遷黑雲都指揮使師周少勇敢任氣隨父征討臨陣未嘗介甲金創被體而談笑自如若衆皆服其果毅珂卒行密令代其父為指揮使天祐初副指揮使綦母章以所部兵屯上高與湖南為敵境累戰殺傷者萬餘人遷袁州刺史師周性豪率頗通緝候及兵書自言世將家子不可保富貴每恣為杯酌狎客常十餘人醉必起舞或擊節狂歌慷慨泣下行密聞而疑之密遣人偵其動靜師周不自安乃謀於綦母章曰吾與湖南對壘有日矣觀其營上雲飛常紛紛然未易敗也馬公寬仁待士有禮吾欲逃死焉公以為何如章曰公自圖之章舌可斷而言不洩也乃遣牙將呂蔚通款於我開平初以所部兵大獵境上因歸於湖南章縱其親隨之人殷聞師周至甚喜曰吾方圖嶺表得師周足矣即以為步軍都指揮使領表州刺史明年率兵攻韶賀梧象龔富等州與劉隱公十餘戰而克之奏授韶州刺史乾化中領兵破飛山蠻斬其帥潘金盛諸蠻悉歸欵奏授檢校太保清泰中卒

廖光齊

光齊有武幹事殷為決勝副指揮使天成末從許德勳討荆南屯兵沙頭高季昌之子從嗣為雲猛指揮

使驍果無敵一日單騎薄許德勳營眾不敢出光齊怒言於德勳曰此駭童也請為公擒之乃介馬援槍而出與從嗣格鬪良久光齊偽墮馬從嗣奪槌以擊之反為光齊所擒時季昌以數十騎觀於臺上見其子被擒亟令騎士來請及入營光齊已拉殺之矣季昌大慟翌日遣使請成光齊以功遷決勝指揮使性簡教使酒因爭飲令毆同列黜為邵州教練使未幾復舊職討溪州蠻中流矢而卒

彭玕

玕吉州廬陵人世居赤石洞為酋豪黃巢之後江表寇盜蜂起玕於鄉里保聚徒眾得數千人自為首領

捕逐群盜有功本州補玕永新制置使玕雅好儒學精左氏春秋當兵荒之歲新在饑饉玕延接文士曾無虛日治具勤厚人多歸之廣陵筆工李鬱者善為詩什玕嘗貽書於鬱以白金十兩市一筆又令鬱訪石本五經卷以白金百兩為直廣陵人相謂曰玕以十金市一筆百金酬一卷况得士乎於是蕭謨等數人咸往依之鍾傳據江南其裨將韓德師叛傳令其弟瑊攻破之斬獲甚眾軍政嚴肅樵採不犯傳以瑊為吉州刺史未幾以玕代之玕以傳為輔車之勢會傳死楊行密將攻破豫章虜鍾匡時玕懼將圖據湖南先遣其黨教瞻李緒來致書於殷且覘殷之起居

殷勞之翌日大宴府中將吏畢集以瞻為上客瞻等
歸以語玠曰馬公龍髯鳳眸大人之表其將吏輯睦
少長有禮未可圖也玠默然開平中撫州危全諷率
袁吉之兵以復豫章至象牙潭淮將周本擊破之玠
乃以所部并其族千餘人歸疑於我殷發兵境上援
其輜重至即奏授郴州刺史隴西郡公以希範娉玠
女天成中玠卒年七十三兄鄴弟瑛子繼英繼勳

劉昌魯

昌魯字安國相州鄴縣人唐末明經登第釋褐項城
主簿累遷至尚書郎乾符中出為高州刺史黃巢寇
嶺南郡縣離析昌魯使其居民據保障以自守一境

獲安就遷防禦使劉隱入廣州遣其弟襲領兵攻高
州昌魯率勵丁壯逆戰於城外大破襲軍自以地小
力寡終慮為隱所吞開平初乃致書於殷曰僕昔占
藉鄴中受恩唐室莅高三歲過黃巢之亂收合生齒
堡於掠山因深為漸憑高作壘攻苦食淡以勤士卒
洎盜賊平定一境獨全高涼之民至今相戴而中原
多故嶺南不賓劉隱亂常偕興師律舉蠻貊之衆成
蚕噬之心僕常訓勵甲兵躬當矢石掃壘一戰劉巖
遁走雖仗義必勝恃力者必亡然而山越之人瘡痍
衆矣殘民以騁所不忍為昔古公去邠實融歸漢千
古之不迭為推算僕雖顛愚景慕前烈竊惟明公負

九國志卷十一
一
抄本
江湖之固有桓文之業土宇至廣仁風素厚願以所部歸款于執事謹刺血染翰上達誠悃惟明公圖之殷覽書甚喜即遣指揮使張球率兵迎之昌魯盡輦其帑庫及士卒千餘人歸于湖南奏授永順軍節度使魚行軍司馬天成中卒

鄧處訥

處訥邵州龍潭人少為州兵遷至軍校唐乾符中從閔頊征蠻於安南黃巢之亂盜殺潭州觀察使李巢城中無主會頊自安南回以所部兵駐郡中傳檄諸州同捍盜賊境內以安遣使奉表於朝詔以頊為檢校右僕射欽化軍節度使潭州刺史處訥從頊久在

安南及是欲歸邵州省其親族頊回署處訥為邵州兵馬留後未幾衡州刺史周嶽舉兵襲頊殺之據長沙處訥縞素發哀召集將吏諭之曰閔僕射駐軍長沙親扞寇盜布衣糲食以養士卒救民于塗炭恩德厚矣不幸為鼠輩所圖今欲與諸軍問罪於周嶽可乎衆皆曰留後為善人雪冤敢不從命乃以精卒二千襲嶽殺之梟首於東市遂據其城慰撫將吏中外胥悅時景福二年也既而州人以狀聞於朝廷詔以處訥為湖南節度兵馬留後乾寧元年劉建峰領衆自豫章處訥遣其鄉豪首蔣勛等領步卒三千斷龍回關殷先至闕召勛等諭以禍福仍許奏授官秩勛

九國志卷十一
三
鈔本
衆皆喜是夕乃棄鎧甲旗幟潰邵州明日建鋒令前鋒兵盡被邵軍鎧甲張旗幟直趨潭州薄城東門守陴者不之覺且謂邵州之回也門啟前鋒兵竟趨府中將吏驚走是日處訥內宴集寮屬了無備禦裨將宋全節就擒處訥斬於長史橋側

龐巨昭

巨昭不知何許人唐末為容州觀察使精天文緯候之學黃巢入廣南巨昭括部內諸蠻得數千人親自選練分屯險隘巢寇憚之不敢犯其境以功加寧遠軍節度使開平初高州劉昌魯率兵歸附殷遣姚彥章李瓊率兵迎之長驅而南前鋒至容州巨昭將歸

款於我乃大享將士而謂之曰李瓊甲馬雄盛乘席卷之勢必來侵我何策以禦之裨將莫彥昭對曰瓊軍遠來士卒疲乏請盡徹儲糧潛兵山谷空城以待之瓊至當據吾城外無救援我以全師掩其不備浹旬之間瓊可擒也巨昭曰吾觀楚氣甚銳未易破也不如以牛酒犒其軍爾輩不失為富家翁足矣彥昭不從巨昭殺之迎勞瓊瓊以軍徑赴城中俄而廣南劉隱率衆來我師不能守於是盡輦其庫實驅其人民以歸巨昭挈其族數百口隨歸長沙殷久聞巨昭之名遣使慰勞即日奏授檢校太傅領容管經畧使巨昭在嶺南嘗占翼軫間有善星因謂所親曰劉

隱兄弟不道殘害良善吾終當逃難於長沙至是果
歸附或問湖南與淮南國祚長短巨昭曰吾入境來
聞童謠曰三羊五馬馬子離群羊子無舍自今以往
馬氏當五主楊代當三主後皆如其言貞明中卒年
七十六

彭師曷

師曷溪州人世為諸蠻酋長父仕然唐末溪州刺史
其地西接牂牁羽林南抵桂林象郡東北控澧朗方
數千里山水險惡舟車不能通其蠻有六種盤氏為
大即盤瓠之種也俗無文法約束繫於酋長當仕然
之世昆弟強力多積聚故能誘脅諸蠻皆歸之勝兵

萬餘人春夏則營種秋冬則暴掠而長沙四境最被
其患天福五年仕然遣使通款於蜀且請兵同寇澧
朗辰三州大略縣邑希範遣指揮使劉勅全師率衡
山步卒五千以救之勅等擊敗其兵仕然遁去遂進
兵襲溪州州在山頂為堡四面斗絕勅選壯士緣崖
梯山縛棧道以圍守之仕然夜舉烽火以集蠻軍勅
於溪澗中置毒蠻軍至飲其水者皆病嘔不能戰死
者甚衆一日南風暴起勅以火箭射堡中盡焚其廬
舍蠻軍多死仕然乃率所部夜逾絕險遁入獎州遣
師曷率諸蠻酋長田汧贊單行方向存祐羅君富等
攜牌印納款於勅勅班師與師曷等歸長沙釋其罪

厚賜而遣之奏授仕然溪州刺史兼溪洞招撫使以師曷補武安軍牙校師曷有勇力善射累從諸將征討有功遷衡山指揮使希廣襲位改強弩指揮使領辰州刺史希萼舉朗州之衆以攻湖南列戰棹於水西軍勢甚盛師曷登城觀之白希廣曰朗人驕而輕雜以蠻兵其勢易破請假臣步卒三千人南自巴溪渡江趨嶽麓後夜擊之請令許可瓊以舟師陣於山前破之必矣希廣因與可瓊謀堅沮止之翌日師曷見可瓊於軍門坐談戰事師曷瞋目叱之曰汝反文在面即日當投賊何庸論戰耶拂衣而去乃白希廣請誅可瓊希廣不從師曷退而歎曰禍亂如此王稔惡無斷敗亡可待矣及朗軍攻長樂門可瓊果束甲以入於賊城陷師曷被擒希萼命釋之師曷溪洞人性獷直不喜阿附屢為希萼以罪笞責及希宗篡位令師曷衛送希萼囚於衡山欲使殺之於路而師曷奉事彌謹終以保全因與指揮使廖偃同謀立希萼為衡山王後隨希萼歸江南李璟聞其忠節擢為殿直都指揮使後卒於金陵

劉言

言吉州廬陵人少事彭玕為伍長以勇敢聞開平中玕納款於湖南言從歸長沙希範即玕之婿也出鎮朗州召言為牙校及希範襲位溪洞酋長多求款附

乃以言知反州軍事以鎮撫諸蠻使之未幾奏授辰州刺史希萼入湖南百役繁興靜江軍指揮使王逵周行逢叛歸朗州初希萼令其子光贊為朗州留後逵至廢之以馬希振子光惠權軍州事光惠庸懦不能馭下但酣營淫戲而已將吏患之逵等懼亂遂與行逢謀遣人往辰州請言為副使言素知逵等凶暴謂其徒曰南方禍亂方始今若不往必加於我矣於是盡留所部以單騎行逵等遂廢光惠推言權留後事時周光順元年也言既立遣使詣闕上表又遣使納款於李璟求授節鉞璟未之許也會希崇逐希萼而自立請援於江南璟遣其將邊鎬率師入長沙盡俘馬氏之族歸於金陵二年冬璟又下詔召言入覲言不行因令副使王逵行軍司馬何敬真指揮使張傲滿公益朱全琇宇文瓊周行逢彭萬和潘叔嗣張文表等號十指揮使同率兵攻湖南逐邊鎬鎬奔歸江南言乃以逵權知潭州軍府事遣使詣闕上表且言逐江南賊軍復馬氏土疆之意周太祖遣使來宣慰三年正月言又遣使上表以長沙經兵火焚毀請就以朗州為治所周太祖下詔升朗州為大都督府在潭州桂州之上以言為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平軍節度使逵為潭州刺史武安軍節度使敬真為桂州刺史靜江軍節度使指揮張傲而下並

領刺史為節度副使或行軍司馬皆言奏請之也是月又遣牙校張崇嗣置邸京師歲時修貢周祖下詔賜言舊屬湖南在京及諸處莊宅邸店時王逵為節度使周行逢為行軍司馬專制湖南威雄漸盛言懼為其變將圖之逵與行逢謀先六月逵率所部兵入朗州殺言部將鄭玫收言囚於別館誣奏言與江南通謀誘引淮賊將并潭朗之地以歸金陵八月周祖下詔奪言官勒歸私第委逵以便宜安置復下詔令逵歸治潭州乃以潘叔嗣權知朗州軍府事未幾令叔嗣殺言於武陵初民間謂為劉黻牙馬氏將亂湖南有謠言曰馬去也不用鞭敲牙過今年及邊鎬入長沙盡俘諸馬歸金陵鎬尋為王逵所逐奔歸江南是歲言亦為叔嗣所殺皆其驗也

王逵

逵朗州武陵人或名進逵少以驍勇選為靜江兵希萼入朗州累遣討賊有功遷本軍指揮使乾祐三年希萼攻湖南金逵領戰棹為前峰陷長沙希萼既立逵有力焉時剽劫之後城中帑庫盡以焚毀賞賜不足又重構府署執役者皆靜江士卒相與怨憤聚而謀亂副指揮使周行逢聞之以告逵曰士卒怨懟深矣不早為計難將及我是夕乃擁其衆以長柯巨斧斬關以出遂歸武陵時希萼方醉遲明始遣裨將唐

翦領兵追之不及因徑趨朗州士卒皆重趺不復成
列達先已入城伏卒門下翦至達縱兵擊之翦軍大
敗追殺殆盡翦僅以身免達乃逐留後馬光惠請辰
州刺史劉言為帥未幾長沙兵亂指揮使徐威等廢
希萼而立其弟希崇因希萼於衡山行軍司馬廖偃
與指揮使彭師曷共立希萼於衡山將納之希崇懼
納款於江南且請兵為援李璟遣其將邊鎬率師入
長沙盡遷馬氏之族歸於金陵璟以鎬為武安軍節
度使又遣將劉仁瞻率師取岳州鎬將圖朗州密白
璟請召言入覲言不行謀於達曰江南召我不往必
加兵於我矣為之奈何達曰鎬之此來以制置潭朗

為名公如東行正入其算武陵負江湖之阻帶甲萬
衆乃欲拱手臣異姓乎鎬新至長沙經畧未定乘人
心憤怒引兵攻鎬可一鼓而擒也言然之乃遣與何
敬真等同起兵於武陵號十指揮使以攻邊鎬達率
舟師南上至長沙邊鎬大駭以所部奔歸江南諸州
屯守皆罷去盡復湖外之地時廣順二年冬也達遂
據長沙與劉言同遣使上表於朝三年正月周祖詔
褒諭以達為武安軍節度使達出於行陣本無鈴略
不能馭群下時諸指揮使受詔為節度副使者數人
多留長沙各置牙兵分廳案事軍政淆亂將吏患之
每宴集府中喧拏如市達莫能禁止會廣兵乘間盡

取梧桂柳連之地逵率衆南征敗於壕石而還時何敬真朱全琇同在武陵與劉言不協各謀為亂言又以逵專制湖南慮其難制將并長沙之地逵大懼因與周行逢謀召敬真全琇領兵討桂林至皆殺之又殺張傲於府中敬真之姻也乃率所部兵襲武陵幽言於別館誣奏言欲併潭朗歸款於江南周祖下詔委逵以便宜處置逵既殺言遂移治武陵時顯德元年也世宗下詔以逵為武平武安等軍節度使三年世宗征江南召逵為南面行營都統以所部逼岳州攻其長山寨而還復領衆逼宜春道出長沙耀兵金波亭有蜜蜂集繖蓋中占者以為不利遂留長沙令行營副使毛立領兵南下以潘叔嗣張文表為前鋒叔嗣怒至澧陵擁衆而還逵聞兵叛乃乘輕舸奔歸武陵叔嗣追殺之於朗州城外

周行逢

行逢武陵人少無賴與王逵同里俱為靜江兵事希萼為小校從希萼攻湖南陷長沙靜江軍叛隨逵入朗州破追兵於城門下殺千餘人逵攻邊鎬令行逢領步卒趨益陽拔其寨殺江南兵二千餘人擒其將李建期逵平湖南周祖下詔以行逢為集州刺史充武安軍節度使行軍司馬劉言將併潭朗逵聞而憂之以語行逢行逢曰言本江西反徒敬真全琇今具

暴無職相與為亂必矣會廣南兵寇全義行逢乃與
達密謀白於劉言請以敬真為南面招討使全琇為
先鋒令會兵於湖南比至皆殺之達攻劉言於武陵
以行逢權知潭州軍府事顯德元年世宗下詔以行
逢為武清軍節度文表統衆南伐行逢久專湖南之
務頗任威刑達屢以言規之行逢不悅叔嗣又怒達
即安而今已赴難頗出怨言叔嗣將行行逢餞之泣
曰吾見師之入也叔嗣懼至澧陵邑吏請以牛酒犒
師毛立不許士卒皆怒叔嗣乃與張文表械立送于
行逢明日擁衆回長沙叔嗣既殺達乃迎行逢歸治
朗州行逢至懲王達之亂斬叔嗣以徇遂自領兩鎮

留後遣使奉表詔以行逢為朗州大都督武平軍節
度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乃表宇文瓊為武清軍節
度使張文表為衡州刺史領親衛都指揮使彭萬和
為永州防禦使觀察判官李觀象通判軍府事釋毛
立為水軍都指揮使行逢既得志恣行誅戮達之子
弟及門將吏死者百餘輩性猜忌每遣人伺察郡縣
守宰有聚飲偶語者必逮捕下獄以謀反誅宇文瓊
彭萬和與行逢族兄飲酒疑其謀叛夜遣甲士圍其
第盡擒殺之麾下之人皆重足脅息五年朝廷遣使
儲魚鹽于境上行逢懼乃繕治戎器增築城壁閱諸
州鄉兵大修武備皇朝建隆三年以疾卒年四十六

葬武陵之肩山子保權嗣行逢性殘忍然為治嚴整不徇私黨躬履儉約以率群下辟署官吏必取廉介之士條教簡約民甚便之有女婿求補吏不許給以耒耜而語之曰吏所以治民也汝才不能任職豈敢私汝以祿姑歸墾田以自活也其妻嚴氏不入府署躬率奴僕耕織以給賦賦調人民化之率務稼穡四五年間倉廩充實尤崇信釋氏常設大會齋緇徒畢集行逢徧拜之奉拋執悅親自湔洗因謂左右曰吾殺人多矣不做佛力何以解其冤報乎

何敬真

敬真武陵人少以強勇隸朗團軍希萼入朗州署步

軍都指揮使乾祐三年希萼攻湖南命敬真率步騎三千出竹柵屯兵楊柳橋以逼其城湖南指揮使韓禮率步騎五千陣於橋西敬真登橋望之見旗幟不整曰此非我敵也乃縱兵擊之潭人大亂奔入城中禮被破傷至其家而卒明日城陷希萼之攻長沙也以其子光贊守武陵至是既平湖南乃以敬真為朗州衙內指揮使以翊光贊王逵周行逢叛于長沙以所部兵奔歸朗州廢光贊奪其印綬而立馬光惠敬真不能拒後又與王逵同請劉言為帥會希崇遂希萼而自立請援於江南邊鎬率師入長沙劉言王逵同謀逐鎬乃結敬真為十指揮使率舟師同攻湖南

鎬遁走秦授敬真檢校太尉靜江軍節度使敬真求
歸治所言不許留於長沙與王逵不協求歸朗州許
之時劉言已為使相敬真不能下之每使酒悖慢言
不勝其忿且意王逵等遣敬真伺已也將誅逵敬真
亦欲殺言以據朗州事未及發逵皆偵知之因與周
行逢密謀將先誅敬真後圖劉言會廣南兵入境因
偽召敬真為招討使會兵入于長沙敬真即日以牙
兵百餘人徑往湖南逵迎勞於郊相見甚歡館於馬
氏之故第宴飲彌日多選妓女寘帳幄中敬真留連
月餘逵乃遣人偽自朗州來者傳劉言之命就詰敬
真曰邊寇搶攘委公以戎事公耽淫縱酒遲留不發
太師以公觀望命械公歸西府時敬真已醉懞恍不
知所為乃俛首就縛送朗州殺之於路

九國志卷之十一終

九國志卷之十二

宋路振撰

北楚

李景威

景威公安人幼隸于軍而頗有智略累以戰功遷雲
猛指揮副使保勗以為衙內兵馬副使繼冲嗣立多
委任之初聞慕容延釗等伐張文表景威乘間見繼
冲曰今王師雖稱假道以收湖湘然觀其勢恐因而
襲我景威欲效犬馬之力願假兵三千人於荆門中
道險隘處設伏候其夜行發伏攻其上將王師必自
退却回軍收張文表以獻於朝廷則公之功業大矣

不然則有搖尾求食之禍繼冲曰吾家世世貢奉朝廷必無此事爾無過慮况爾非慕容延釗之敵也景威又曰俗傳江陵諸處有九十九洲若滿一百則有王者興自武信王之初江心深浪之中忽生一洲而滿百昨此洲湮沒不存茲亦憂繼冲又不聽景威知計不行自扼吭而死及王師入城繼冲悔不用其言太祖聞景威之計曰彼忠其主也命王仁瞻厚卹其家

九國志卷之十二終